

# 乡约“八个阿爷”

郎清

## 闲话保安

保安历史上曾出现过“八个阿爷”主持地方事务的一段特殊时期。这一时期,保安古城接连遭到了吕光复辟、民九事件、尕司令袭扰等等一系列生死存亡的厄运,而“八个阿爷”置身家性命于不顾,挺身而出,殚精竭虑,化险为夷,功勋卓著。时至今日,人们仍在缅怀“八个阿爷”的铮铮铁骨和丰功伟绩,并为此津津乐道。

需要说明的是,“八个阿爷”不是某个人的名字,更不是笼统地指八位老人,这是一个民间乡绅组成的类似内地“乡约”的地方管理团队。

所谓的“乡约”有两层含义,一是指地方上人们共同遵守的一个规矩,是邻里乡人互相劝勉,共同遵守,以相互协助救济为目的的一种规章制度;二是指管理地方事务的民间组织。笔者提到的“乡约”是指后者,即管理地方事务的民间组织。传统上,“乡约”这一民间管理组织由乡人择举出一位老成持重的人担当,而保安古城类似于“乡约”的地方管理组织却是由数人共同打理,这一点有别于其他地区的“乡约”组织。“八个阿爷”的身份不分主次、没有先后,却担负着保境安民的共同使命。

时值今日,通过一辈又一辈人的口口相传,提到“八个阿爷”,保安人可谓是老少皆知,男女敬仰。只是现在的人们对于“八个阿爷”产生的历史背景及时代印记不甚明了。如果再具体到个人,现在的后生晚辈们如雾里看花,知之甚少。经笔者田野调查发现,保安历史上的“八个阿爷”其人数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这一点跟传统意义上的“乡约”组织有着本质的区别),只是民国末年最后一批地方事务管理团队是由八位德高望重的乡绅共同主事,所以现在的人们将本地历史上出现的民间“乡约”组织笼统地称之为“八个阿爷”。

1912年国民政府成立后,并没有取得事实上的全国统一和社会稳定,各地大小军阀连年混战,而保安中军都司衙门营制被裁撤后,保安屯垦古城遭受了历史上最凶险的一个时期。据有关史料记载,民国十八年(1929)成立同仁县,可是第一任县长杨述先建政不成,被迫离去。直到民国十九年(1930)殷丕显县长带着林振禧公安局长、赵焜教育局

长,在营长王某带一支军警强力保护下,这才正式成立了县政府。这就是说,从民国元年后至民国十八年期间,保安中军都司衙门裁撤后,在长达十八年的时间里,保安地区处于一个政权空白期。正是在这种特殊时期,因维护地方利益、维持治安秩序的需要,保安群众推举乡绅成立了一个民间管理组织。

民国二年(1913)由群众自发推举赵国栋、王化定、安其俊主持地方事宜。这三位耆老是“八个阿爷”的前身。

民国四年(1915),管理地方事务的乡绅团队进行了扩员,由赵国栋、王化定、辛凤耀、关树槐、辛凤举、韩得胜等六位耆老共同主持。

民国五年(1916),一个自称大清正白旗皇室宗人的叫爱新觉罗吕光的人在河州造反失败后,率领一群乌合之众逃窜至保安,把保安中军都司衙门辟为王宫,继而改为皇宫,搞了一场复辟闹剧。这场闹剧长达一年零八个月,不仅给保安人民带来了一场兵燹,还把百姓多年积蓄的一点元气摧毁殆尽。多亏“八个阿爷”多方斡旋,送走了“丧门星”后才没把古城陷于万劫不复的境地。

民国九年(1920),管理地方事宜的乡绅团队进一步扩大,由赵国栋、辛灵、庞继善、张崆、辛沅、王锐、王元、田育梁、杨萼、安其俊等十六位耆老共同主持。同年发生了“民九禁烟事件”。据《同仁县志》记载,当时的国民政府忙于军阀混战,根本无暇顾及保安地方事务,古城及其周边民众开始大面积种植罂粟。也不知怎么回事,循化县派了一位叫徐勉的管带(官名,巡防营与陆军警察队统辖一营的长官称管带。其职位相当于现在的部队营长)前来查禁。周围族群误以为是保安人告的密,对古城展开了一次声势浩大的围攻。十六位地方乡绅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候挺身而出,一边组织壮丁自卫,一边积极展开交涉。要不是河州总兵裴建淮及时前来平叛(时保安营归河州总兵管辖),榆谷地区的屯垦历史可能就中止或改写了。此次事件中,“八个阿爷”们舍命保城,他们的大功大德被后人代代传颂与永志不忘。

民国十年(1921),地方管理团队可能有人过世,管理组织发生了变化,由赵国栋、辛

灵、辛沅、田育梁、王锐、王元、杨萼、郝锡、安其俊等九位耆老共同主持。

民国十七年(1928),马仲英叛匪攻打河州城失败后逃窜至保安。鉴于敌我势力悬殊和马匪嗜杀成性的事实,“八个阿爷”们权衡利弊后决定放弃无谓的抵抗,打开城门用腊月二十三的油饼招待马匪,为此躲过了一劫。

民国十九年(1930)以后,榆谷地区虽成立了县政府并设立了警察所,但“八个阿爷”们仍然在竭力维护地方事务,直至上世纪五十年代。

至今被人们念叨的“八个阿爷”,他们分别是:

赵国栋,字隆吉,系今赵云川家的祖太爷。

辛灵,字光天,系今辛忠家的祖太爷。

王元,字寿卿,系今王建平家的祖太爷。

王锐,俗称“王老爷”,系今王少波家的祖太爷。

安其俊,俗称“安相爷”,系今安鸿英家的祖太爷。

辛沅,小名叫“八十一”,系今辛培基家的祖太爷。

郝锡,字金如,俗称“嫩那爷”,系今郝仲旭家的祖太爷。

杨萼,俗称“号爷”,系今杨洪福家的祖太爷。

保安“八个阿爷”存续于整个民国年间,在教化乡里、促进乡治、劝善惩恶、御敌防匪、应付差徭、保护耕地山林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存续于民国年间的“八个阿爷”,在村民当中发生利益冲突、斗殴争执、墙界地畔之类的矛盾时出面调节平息,非重大事件一般不上告官府;村民日常生活中的红白喜事、婚丧嫁娶,也都会请“八个阿爷”按照地方传统习惯来进行主持;地方上涉及官府的公事、公务、公文也由“八个阿爷”出面应酬接待并配合处理,“八个阿爷”实际上成了官府与乡民间的一座桥梁,是不拿官薪的民间官吏。

时光推移到上世纪五十年代,被称为保安人主心骨和脊梁骨的“八个阿爷”完成了他们的历史使命,终于退出了历史舞台。

